

何不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由蘇東坡的詩文探索他的超然襟懷

劉竹青¹、許碧珊^{*2}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中心講師¹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人力資源發展系副教授²

摘要

有宋一代，人才輩出，尤其蘇軾（西元 1036-1101），他的詩、詞、文、書畫，無一不工。在創作上，他非但代表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也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全才，難以有人企及。所以如此，絕不僅是因為他修辭優美，長於說理，而是蘊涵在字裡行間那種高遠的思想、觀念、哲理、情韻、氣度，令人嘆賞！東坡一生升沉進退，屢遭構陷，仕途坎坷，人事艱險，使他頻遭凶厄折難。但他逢苦不憂，面對困境，非僅轉化一己之心境，並能施及他的吏民，一同迎向挑戰，化苦為樂。探究這一切，除了過人的資質秉賦之外，東坡「超然物外」的情操更使他臻於至善至美。他不羈於外物，坦蕩磊落，達到優遊自在的境界；發之為詩為文，益加才情豪壯，內蘊冰清，而隱現字裡行間的超然襟懷，正是後人捧讀東坡的文稿時不禁為之慨然動情的崇高人格！所謂「文格即人格」，千古以來，只有蘇東坡為我們做了最精準的詮釋。

關鍵詞：蘇東坡、超然襟懷、逢苦不憂、轉化



Just Finding a Place to Settle Down—a Study of Su Dongpo's Detached Mental Attitude by his poetic prose

Chu-Ching Liu¹, Pi-Shan Hsu^{*2}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¹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²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able men were coming forth in multitudes, especially Su Dongpo, who was famous for his poems, writing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n creativity, he was not only representing the supreme achievement of literatur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but also becoming a versatile person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Why he was so special? It was not because he was definitely graceful in rhetoric and good at arguing; it was certainly because he was characterized by his deep thought, philosophy. Su Dongpo had been experiencing many ups and downs in his life, but he always took it in an easy and brave way with an inner nature of the detached mental attitude. As for his poetic style, it was rich in emotion, delicate in mind and powerful in lines. Many upcoming literary critics defined his personality as literary style is just like personal characters. Su Dongpo really set a fine example for one and all.

Key words: Su Dongpo, detached mental attitude, ups and downs, transformation

一、前言

蘇東坡是我國文學史上對後代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學作品，永遠是我國文學寶庫中的珍品。」¹蘇東坡自有他的魔力，透過他的作品，沒有人不被牢牢吸引的。

一千多年來，不論古今中外，人們激賞他在文學上的恢弘氣勢，又為他隱現在文字中的真情而動容；他既有屈原、杜甫的憂思，又有李白的飄逸和浪漫，更兼有陶潛的恬淡，賈誼的辯才...而書畫等的藝術造詣，也是出類拔萃，廣受讚賞。像這樣的才情與實力，卻度過了坎坷、顛沛的一生，留給歷史一段迷思，留給人們無限唏噓！

蘇東坡有詩云：

鳥樂忘置罟，魚樂忘釣餌。何不擇所安，滔滔天下是。²

事實上，東坡看盡一切人世間的陰、晴、圓、缺，練就一套豁達的人生哲學；不忮不求，逢苦不憂，橫逆當前，他樂觀談諧，轉換心境，以超拔、堅毅的真心誠意面對一切，以己飢己溺之心，造福人群。這一切的周折變化，豐實了他的人生，讀了他的作品，也豐滿了我們的人生。這時，才能體會出他這種崇高的超然襟懷，才是他獨步歷史的特質。

善哉林語堂所說的：「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是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³而像他這樣的人物，他的道德文章經過歷史的淘洗、披礫，早已淬礪出無數的智慧精華，留待我們體悟、擷取、融會，進而充實生命內蘊與意義。面對當前詭譎亂世，人心惶恐不安之際，亟需學習東坡如燈塔般照耀黑暗，指引人生方向的道德勇氣，這是作此研究之理想。

本研究旨在於探索東坡的重要生平事蹟，咀嚼其文字菁華，感受其深邃的內涵及曠達的胸襟，並歸納分析出他生命情調中的四大風範：出世入世的超然觀照、遊於物外的超然智慧、寵辱皆忘的超然作為、不取不捨的超然襟懷。

二、蘇軾的生平事蹟

蘇軾，字子瞻，一字仲和，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於宋仁宗景三年（西元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十八日。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詩人、詞宗、書法家、畫家，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享年六十六。

蘇軾一生經歷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帝。這時整個大環境有著顯著的變化，北宋已從繁盛走向衰亡，國弱民窮，外患頻仍。再加上朝政不綱，政局不靖，於是國勢江河日下，無力回天了。

¹王更生著（2001），《蘇軾散文研讀》一版，頁41，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²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二卷，頁20，台北，世界書局。案熙寧四年，蘇軾在京與王安石鬥法失敗，剛從政治羅網掙出，一出都門，便覺天寬地闊，赴陳州途中，作了八首小詩，此其一。詩題〈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為和之〉。

³林語堂著（1981），《蘇東坡傳》再版，頁5，台北，德華出版社。

蘇軾自幼即有大志，童年讀《漢書》，即以范滂的作為自勵。稍長讀莊子，心有戚戚的說：「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能深得莊子的精神真傳，這也就成為日後在他的貶謫生涯中，能夠泰然面對，怡然自得的原因罷。

東坡讀聖賢書，早就有「奮勵當世」之志，眼見北宋的積弱不振，恨不能貢獻謀略，封侯拜相。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二十一歲，蘇轍十八歲，隨父蘇洵赴京應試，開始求取功名之路。經多次篩選，次年，試禮部，主考官歐陽修見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驚為天下奇才，遂置第二。蘇軾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三月仁宗殿試中乙科。歐陽修且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嘉祐五年，蘇軾被任命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未就。次年，即嘉祐六年（1061年），被授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這是蘇軾生平第一個官銜，從此，就開始走入了仕宦之途。

鳳翔與西夏鄰近，是邊防重鎮。他在任內三年，勤政愛民，雖被人民稱「蘇賢良」，但蘇軾卻覺得去致君堯舜的理想尚遠，而歲月匆匆，不禁感慨萬千：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⁴

全詩對人生投注哲理的探索，「人生到處知何似？」為名？為利？東奔西走，偶然停歇，不過像隻鴻雁而已。那幾許印痕，又能留存多久？

這期間，蘇軾倒是寫了不少家喻戶曉的詩文，如〈鳳翔八觀〉、〈石鼓〉、〈鳳鳴驛記〉、〈喜雨亭記〉、〈中和勝相院記〉、〈凌虛台記〉等，這時蘇軾的文名早已大噪，他的文章已能「不擇地而出」的有如「行雲流水」了。

治平二年（1065年）蘇軾三十歲，于鳳翔任滿返京，此時仁宗已崩，英宗繼位。英宗素仰蘇軾文名，授直史館之職。不幸，蘇軾妻王弗、父蘇洵先後去世，兄弟遂扶柩返鄉。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服喪期滿，偕弟離鄉進京，從此有如浮萍，宦遊大江南北，再也沒有返回故鄉。

神宗熙寧二年初（1069年），蘇軾回京任職官誥院，遇上王安石變法。蘇軾力陳新法之不便，並揭露諸多弊端，卻不被朝廷重視，且被力主新法的當道所嫉，於是自請外調。他和王安石的狹路相逢，影響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離京南下，與蘇轍一起謁見歐陽修。歐陽修已致仕在家，六十五高齡，次年即辭世了。歐陽修勉勵蘇軾「文與道俱」，蘇軾也堅守方向，追隨歐陽忠公獎掖後進，培養新秀，負起承繼古文運動的任務。

蘇軾自三十六歲離開汴京，從熙寧四年（1071年）到元豐二年（1079年），先後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擔任地方官，他體恤民瘼，照顧民生，甚得地方愛戴。這期間也是他創作的豐收期。不料，「烏臺詩案」恍同晴天霹靂，把他的命運做了天翻地覆的攪動。

烏臺是御史臺的別稱，蘇軾因寫詩被御史臺彈劾，罪名是「諷刺新法」、「妄自尊大」、

⁴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一卷，頁2，台北，世界書局。仁宗嘉祐六年蘇軾出任鳳翔府簽判，弟蘇轍送他到鄭州，分手返回開封寫一首〈懷澠池寄子瞻兄〉詩。蘇軾依韻寫此首〈和子由澠池懷舊〉。

「愚弄朝廷」、「對皇上包藏禍心」...搜羅三十幾條罪狀，欲置之死地。這時王安石罷相，呂惠卿爭權被貶，而早就對蘇軾不滿的御史臺李定、舒亶、何正臣就是此案的製造者。最後，罪證不足，只得判個「譏諷政事」罪名，貶謫蘇軾為黃州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事。但此案牽連殊廣，殘害政風、文風深遠。

受害最深的當是蘇軾。當年氣概雲天的恢弘大志，落得不得簽署公事的下場，情何以堪？再加上黃州生活艱苦，家中食指浩翰，現實與心境的折磨可想而知：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⁵

受迫害後的孤獨、驚懼、憂憤，使他「縹緲孤鴻影」不知飄向何方？好在他很快的轉換心境，在好友馬正卿協助下，申請舊營地耕作，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從此進入他人生的另種生命情調。

之後的歲月，隨著朝官的輪轉起落，再加王室新舊主張的更迭，嫉害人士的追殺不捨。多年蘇東坡就在廟堂、江湖之間流轉，調動頻繁。不過，蘇東坡早已能超越一切紛擾，淡泊面對得失，悠然自適，不羈於物，任天而動了。

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東坡遭晚年流放，朝廷三傳貶謫令，一直把他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在惠州安置（廣東省惠陽縣）。從河北、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到廣東，越過千山萬水，方抵南蠻瘴癘之地。此乃朝廷把元佑政敵（舊黨）流放嶺南，借瘴癘之氣奪人性命之手段。不想東坡到惠州後，心情豁達，反而在創作上大獲豐收。

只是一直相伴東坡，歷盡奔波的侍妾朝雲，經不起嶺南風霜，到惠州三年就過世了。東坡痛失知音與伴侶，做了終老惠州的打算。誰知又接到貶官海南儋州（今海南儋縣）的命令。於是與幼子蘇過漂流過海，到了「四州環一島，百洞幡其中。⁶」的海南島。

東坡在惠州、儋州共七年，七年中，不但與當地居民水乳交融，而且創作豐碩，作品更臻純熟、圓融，達到神妙境界。雖然物質貧瘠，但他精神領域的闊綽、富裕，遠非小人之徒所預見。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死，徽宗繼位，大赦天下，東坡被量移廉州（今廣西合浦）。於是離開儋州，方抵廉州，又改授舒州（安徽安慶）團練副使，在永州（湖南零陵）安置。北歸途中，得旨又改授朝奉郎，提舉成都玉觀局。由於數月之間，均生活船上，旅途勞頓，年已六十五的東坡不堪奔波，才決定了自己的歸處——卜居常州。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五月到達常州，卻已重病在身，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言罷「吾生無惡，死必不墜」便撒手人寰，享年六十六。套句林語堂的語氣：

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謫。⁷

⁵曹銘校編（1980），《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一版，卷二，頁82，台北，華正書局。案蘇軾詞〈卜算子〉，元豐五年十二月，蘇軾在貶地黃州定惠院寓所作。

⁶陳新雄（2003），《東坡詩選析》一版，頁511，台北，五南圖書公司。蘇軾詩〈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中句。

⁷林語堂（1981），《蘇東坡傳》再版，頁7，臺北，德華出版社。

縱觀東坡的一生際遇多變，創作輝煌；他開創豪放詞風，以詩入詞，一生寫了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闕詞，還有大量的散文、書信、劄記等。卻也因詩賈禍，幾乎因「文字獄」差點送命。於是被一貶再貶，一罪多罰，他是一個官運跌宕起伏最多的人...有著這樣的際遇，因此，也從沒有人的生平事蹟如此複雜，大佔篇幅。

但他的一生中，最是別人望塵莫及的，當是那股超然襟懷！

三、出世、入世的超然觀照

東坡在作品中擅長寫人生，因為少有人對人生的觀照有他來得透徹。他高於一般文人之處，在於他既有入世的熱誠，又具出世的灑脫；他能從人生的矛盾及情感的漩渦之中解脫出來，雲淡風輕。

東坡因「烏臺詩案」於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獄，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計一百三十天。其間，日被群小肆虐，又遭殘酷勘問，自忖難逃一死，故央獄卒梁成代送二詩給子由。詩中有云：「柏臺霜風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⁸」一派淒涼肅殺之氣。「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⁹」，兄弟曾相約一同引退共享閑居之樂，如今自己大難臨頭，將來只有弟一人在風雨之夜獨自神傷了。於是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¹⁰」詩句，痛切、深摯之情沁人肺腑。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鶴啄人。
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沾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¹¹

經過苛酷監禁，竟得死裡逃生，重見天日，禁不住喜悅之情，一口氣寫出這兩首詩，又一派灑脫。「出門便旋風吹面」，監獄大門外的涼風吹面，何等清新愉悅！舉起酒杯，恍然如夢，揮灑之下，詩筆竟有如神助。「此災何必深追咎」自己被陷害得如此淒慘，鬼門關前走上一遭，設若沒有對人生有深切的透視、觀照，怎能如此不忌不恨？蘇軾的曠達心胸可見一般。只是，害得老弟子由為了捐官救自己，竟被貶謫到江西高安監鹽酒稅去了。

東坡被貶黃州，前後四年多，是他人生及創作極為重要的一段歷程。在他又將被移貶汝州，有首有名的詞作呈現出他心境的轉化：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

⁸同注6，頁317。東坡詩〈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詩中句。

⁹同上詩。

¹⁰同上詩。

¹¹同注6，頁317。東坡詩〈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

坐見黃州再閩，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¹²。

東坡到黃州，原是以待罪之身來過被羈管的日子，由於他達觀、親切、誠懇，於是與長官、鄉民相親。今又量移汝州，南遷北移，不禁大嘆「吾歸何處？」隨即心念一轉，既珍惜、不捨黃州山川人物的情誼，「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對未來到達洛水汝州又寄予殷殷厚望。

蘇東坡一生是以崇尚儒學，講究實務為主。但他自小就神交莊子，中年以後，又曾表示「皈依佛僧」，因此，他是經常處在入世出世的糾葛情懷之中的。

事實上，隱士情懷是中國文人所特有的風氣，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的果實。早在先秦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兩家的思想中，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勢。

儒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作為進退仕隱之間的原則。因而「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成為後世文人互補的人生道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也成為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遵行的方向。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

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跡，使我寒涕垂。¹³

諸葛自隆中而為蜀相，千年德澤，生為蜀人的蘇軾自是對卓然不群的前輩景仰。回顧諸葛亮躬耕南陽的「獨善其身」，後輔佐劉備定荊州、下益州，一為蜀相，「達則兼善天下」、「致君堯舜」的偉大事業，不免使東坡慨歎。

儒、道思想對東坡的涵蘊慰藉力量很大。這可從那首〈水調歌頭〉中明顯感受：「明月幾時有？」「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東坡道家思想隱現，俯仰古今變遷，感慨宇宙流轉。「轉朱閣」照向心事重重的人，卻要「不應有恨」他的儒家胸懷又適時出現。因之，東坡就是在「出世」與「入世」，「退」與「進」，「仕」與「隱」之間，雖然吃足苦頭，還是把持他超然卓越的情操，觀照這對他並不寬厚的世界。他，問心無愧。

四、遊於物外的超然智慧

神宗熙寧七年，蘇東坡杭州任滿，調任密州知州。當地是個窮鄉僻壤，這年又嚴重蝗災，民不聊生。蘇軾到任，發揮己飢己溺的精神，與民同甘共苦，度過難關後，修葺「超然台」，與民登台同樂，故為文記之，是為膾炙人口的〈超然台記¹⁴〉。這是一篇被

¹²曹銘校編（1980），《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一版，卷二，頁94，台北，華正書局。東坡詞〈滿庭芳〉，按作於元豐七年，東坡將離黃州，移貶汝州。

¹³陳新雄（2003），《東坡詩選析》一版，頁29，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東坡詩〈隆中〉。

¹⁴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三十二卷，頁349，台北，世界書局。

稱「一字立骨」的好文章。

此文讀之令人赧然。「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常人多半一昧追求，一再患得患失，何曾有樂？「舖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物各有所用，都可以滿足欲求，給人快樂；只要能隨遇而安，便可無處不樂。祇是人人都想「求福而辭禍」結果往往事與願違，要是因為無盡的欲望常使人「眩亂反覆」，是以「美惡橫生，憂樂出焉」怎不悲？

東坡身處「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的密州惡劣環境中，過了一年，竟能「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這一切的演進，完全在於東坡「不役於物」「超然物外」的智慧，也才能達到「無所往而不樂」的自在。人生的悲與樂，關鍵在心，而不在物，只要知足而不被外物所役使，便能無牽無掛，輕鬆來去了。

蘇東坡天才敏慧，宅心仁厚，他常與民同登超然台，登高望遠，抒發情懷。他有〈雪後書北台壁二首¹⁵〉詩詠雪。其中一首：

**城頭初日使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雪融天冷，凍得人縮起肩膀，甚至凍起了雞皮疙瘩，但他沒有忘懷人民的生活。「遺蝗入地應千尺」傳說天若下雪一尺，蝗子就鑽地一丈，如今大雪，蝗蟲就無法鑽出地面危害農作物，希望明年家家麥田「連雲」大豐收。蘇軾身為太守，想起前朝關懷民瘼的劉叉，這種體恤民生，民胞物與的精神表露無遺。

在窮僻的環境中，更能顯現東坡不役於物的超然智慧。膠西有位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正符東坡「舖糟啜醢，皆可以醉」之好，於是東坡為之作〈薄薄酒二首〉雖談諧，卻寓深意。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事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
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事忙...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翁...
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¹⁶**

「生前富貴，死後文章」死後文章是留名，生前富貴是謀利，但是人生百年，亦不過瞬息之間罷了，伯夷、叔齊、盜跖，不論為名、為利，結果還不都空空一場？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哪用在乎濃酒、薄酒，粗布衣多穿兩件，照樣可以保暖，因為「美惡雖異醉暖同」。只是，世間真有幾人能像東坡這樣灑脫自在、不羈於物呢？

¹⁵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六卷，頁70，台北，世界書局。案超然台未葺新之前，稱為北台。

¹⁶同上注。前集，第七卷，頁83。蘇軾詩〈薄薄酒二首并序〉。

五、寵辱皆忘的超然作為

烏臺詩案的發生，整個使蘇東坡的人生產生遽變。當年被歐陽修避一頭地的國之驕子，如今竟成階下囚。世事變化無常，時間、空間的流轉，留下了多少陳跡？當東坡從詩案的陰影下解脫出來，被貶謫黃州時，漸漸恢復了他的信心，清澈了他的胸臆。在元豐四年，曾寫一首小詩〈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
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¹⁷

一片清幽，雨後清亮的月光，投射在偏僻山岡。市人為生活財富汲汲營營，就像那些在朝為官的人，為了功名利祿，鑽營不已。唯有鄉居的野人，才能遠離塵囂，超脫名利。也唯有遠離朝廷，閑居江湖的騷人遷客，才能享受如此清風明月。若無大石錯落的「犖确坡頭路」，哪有清脆悅耳的「曳杖聲」？

政治生涯的癩簸，使東坡體會到世態的炎涼，也領悟了生命的真諦。「千古風流人物」已由後浪推前浪，那又何妨？相形之下，在滾滾的歷史江河中，小小沙粒的滾動，又算得了什麼？經過九死一生的淬礪，東坡跳脫了憂讒畏譏的格局，寵辱皆忘。而他這段時期的著述成就非凡，詩文的境界，較之過去更為深邃而博大。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春。人似秋鴻來有信，
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溫。
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¹⁸

這首詩，是蘇軾貶居黃州時期，於元豐四年正月作的。東坡為人坦蕩曠達，善於因緣自適。當他脫離烏台詩案的陰影後，很快的就又重整旗鼓，回復他的曠達本色。各地的山川風物，都吸引他敞開心扉，吸納大自然的靈氣，吞吐人情間的溫暖。這首詩，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吟唱的。題為〈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去年到女王城時，江柳搖村，春風蕩漾。如今城中未見春風，只好出城來尋春了。東坡像信守時間的秋鴻，往事卻像春夢般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設非把人生進退、政治得失都看淡了，焉得有這份超然曠達的興致。喝上三杯「江城白酒」，迎向鄉野老人溫暖和善的笑顏，怎能不想年年前來？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¹⁹

¹⁷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十三卷，頁154，台北，世界書局。

¹⁸陳新雄（2003），《東坡詩選析》一版，頁349，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¹⁹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十三卷，頁157，台北，世界書局。案神宗元豐七年四月，東坡終於離開謫居近五年之黃州，移貶汝州。經九江，上廬山。於是寫下此千古名篇〈題西林

人們所見事物，往往摻雜了主觀的色彩與感情，東坡能夠離開「身在廬山」的立場來看廬山，才有超然的視野。從大自然獲得的解悟，也解惑了人生的許多哲理。五年黃州之貶，磨潤了東坡的鋒芒，圓融了他的事理觀察，更壯闊了他的心胸。

六、不取不捨的超然襟懷

中國的讀書人最早接觸孔孟儒家思想，接著便會為莊子的蝴蝶著迷，當外來的佛教傳入，便漸漸融入中國的特質文化中。於是當達摩傳入大乘禪法時，因為禪法自然，不拘形式，於是廣受知識分子喜愛。禪宗是一種人生哲學，禪家常說：「平常心是道」也就是起居動靜，行住坐臥，無處不是修行的所在。

人生滄桑，宇宙永恆，面對這一嚴酷的事實，禪宗便提出此種以「平常心」閒適而平易回應的處世態度。禪宗的核心是「無念」，即心不為外境所動。《六祖壇經》說：

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

了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

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即名見性成佛。

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²⁰

視外境為幻相，「了無一物」的頓悟，而保持心智的清靜，是東坡歷劫後心境的沉澱與轉換。六祖惠能主張「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²¹」無念、無相、無住的「一行三昧」禪法，其目的是在發起般若觀照，覺察到一切法的無相、不可念，也就是讓修行的人能親證「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諸法空相、諸法實相，進而斷除一切執著，也就滅盡一切煩惱。因為迷於「相」的人，會去執取「相」，這叫「取」；迷於「空」的人，又會想消滅「相」，這叫「捨」。前者執「有」；後者執「空」，都是妄執。所以中道的禪法，就是離於兩邊，而不取不捨。蘇東坡有名的那首〈定風波〉就已臻於此境：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²²

這就是禪宗所說的無所執，無「有」無「空」，超脫而去。胸懷坦蕩，任天而動。不管人事上的風風雨雨，即便自然界的雨既無妨，晴亦無喜，也就不取不捨了。

東坡的詩詞多寓佛老哲理，正因如此，他才能處貶謫中而怡然自得。尤其謫居黃州，

壁〉。

²⁰李中華注《六祖壇經》(2002)一版三刷，頁149，台北，三民書局。〈機緣品第七〉。

²¹同上注。頁93，〈定慧品第四〉。

²²蘇軾(1974)《東坡樂府箋》一版，卷二之三，頁195。台北，華正書局。

是在東坡仕宦生涯中第一個險惡的浪潮過後，但是由於他有禪悟的智慧，得以平常心面對。東坡自己也說過：「暫借好詩消永晝，每逢佳句輒修禪」。黃州五年的謫居生活，反而成了東坡生命的豐收期，不僅寫下多篇不朽名作，而且生活充滿情趣。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²³**

這是東坡貶謫黃州的最後一年，也就是神宗元豐七年所寫的一首〈海棠〉。與之前在元豐三年初謫黃州不久所寫的〈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所詠的是同一株海棠。經過四年多的歷練，心境已有轉變，寓意也更深遠了。元豐六年，曾鞏死於臨川，京師誤傳蘇軾亦同日仙逝，神宗皇帝為此輟飯而起，憐才意表。翌年皇帝親出手札，近徙軾至汝州。

東風即是春風，聖主的恩澤，像春光一樣浮現崇高的光輝，經過吹拂，海棠散發香氣迷濛。怕海棠睡去，「故燒高燭」照耀海棠，不正巧妙的表達了愛花惜花之情？

蘇東坡被貶黃州後，英華內斂，曠達胸襟漸漸養成，不特勤於神交莊周、陶淵明，且常與僧道來往，有首〈於潛僧綠雲軒〉的詩寫道：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
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哪有揚州鶴。²⁴**

於潛縣南二里豐國鄉有一寂照寺，東坡與寺僧惠覺善，尤其賞識他脫俗風雅的氣質風範，這也是二人性味相投之處。「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早已成為名言。東坡僧道朋友很多，有首悼念一位和尚朋友的詩：

**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
存忘慣見渾無事，鄉土難忘尚有心。²⁵**

短短數語，卻道盡了人世的無常幻滅。正因有此「一彈指頃去來今」的深切體悟，他才能在居廟堂之高與處江湖之遠的流轉中，沒有迷失方向。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
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及空。²⁶**

東坡這首〈吉祥寺僧求閣名〉詩，與他寫的一首詞具有相似的境界：

²³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十三卷，頁154，台北，世界書局。蘇軾詩〈海棠〉。

²⁴同上注。前集，第四卷，頁47。

²⁵楊家駱編（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前集，第六卷，頁65，台北，世界書局。蘇軾詩〈過永樂文長老已卒〉詩中句。

²⁶同上注。前集，第三卷，頁29。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
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
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²⁷。

月夜寂靜，空闊無人，正好冷靜的來思索人生。人生如夢，稍縱即逝，去追求那浮名浮利也是徒勞，萬物在宇宙中都是倏忽短暫的。人的一生不過如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罷了。只要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也就足夠。

七、結語

蘇東坡走完了他的一生，但是他永遠走不出歷史，因為，不管歷經幾個世代，人們絕不會把他遺忘。也不願意他自歷史消失。

當東坡從意氣風發的青少年開始，他便歷經了人生各種情境的洗鍊，不論順逆得失，都無法阻難、撼動他的意志、精神。哪怕在海南這種食無肉、居無室、出無友、病無藥...的絕境，東坡以超然曠達情懷，閒適自處。在他看來，無處不是「滔滔天下是」的無所不安之所。

讀過了他的生平事蹟，咀嚼著他的文字成品，才知道高亮的節操才是文章的靈魂。他承受苦難，卻孕育更深邃的內涵及超然曠達的胸襟，形諸於文字，便是千古之作。王國維就說過：「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²⁸」生命本是一連串不停的面對矛盾、衝突，而後尋求化解的歷程。而文學又是透過作者思想的體悟、人格的修為，傳達出人生社會的訊息，用來啟示人生，促進人生社會朝向真善美的境界。

東坡善於觀照宇宙時空與生命流動。對照於宇宙時空的廣闊邈遠，人世渺小短暫，時間流逝不回，在他的詩文作品中，雖然不免有人生如夢之慨歎；但其格調與內蘊，卻給予生命更渾厚、更深刻的力度與廣度、深度，生命也得以轉入新境，跳出悲感。而東坡的超然襟懷正是其調適、面對之道，也指點了我輩如何面對逆境，使生命攀升、轉進，開拓出更清明朗闊的人生。

由此觀之，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的崇高風範，不僅是一種榮耀，更是一部活生生的生命教育的教材。

²⁷曹銘校編（1980），《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一版，卷三，頁166，台北，華正書局。東坡詞〈行香子〉，寫作時間不可考。應是蘇軾在元佑時期作品。

²⁸語見王國維《人間詞話》，頁69，台北，三民書局。

參考文獻

(一) 蘇軾文集

- 蘇軾 (1964),《蘇東坡全集》一版 (楊家駱主編),台北,世界書局。
蘇軾 (1974.6),《東坡樂府箋》,台北,華正書局。
蘇軾 (1984.2),《蘇軾選集》(王水照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蘇軾 (1998),《蘇軾及其作品選》(王水照選注、王宜瑗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蘇軾 (2000),《蘇軾詩集》三版 (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二) 專著

- 王更生 (2001.2),《蘇軾散文研讀》一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王敏華 (1997.1),《中國詩禪研究》一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王國維 (2002.6),《人間詞話》一版三刷 (馬自毅注釋),台北,三民書局。
孔凡禮 (1998.2),《蘇軾年譜》一版,北京,中華書局。
林語堂 (1981.11),《蘇東坡傳》再版,台北,德華出版社。
唐圭章 (1988.2),《詞話叢編》一版,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曹 銘 (1980.9),《東坡詞編年校注及其研究》一版,台北,華正書局。
陳文新 (1996.3),《禪宗的人生哲學》一版,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
陳邦炎 (1994.4),《詞林觀止》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新雄 (2003.3),《東坡詩選析》一版,台北,五南出版社。
陳滿銘 (2003.8),《蘇辛詞論稿》一版,台北,文津出版社。
琦 君 (1982.1),《詞人之舟》四版,台北,純文學出版社。
惠 能 (2002.6),《六組壇經》一版三刷 (李中華注釋),台北,三民書局。

(三) 論文

- 朱榮智 (2001.4),〈中國傳統文人的三種生命情調〉,《國文天地》16:11,頁 48-54。
張高評 (2000.12),〈東坡作品與教學專輯〉,《國文天地》16:7,頁 4-25。
陳新雄 (2000.11),〈世世為兄弟〉,《國文天地》16:6,頁 67-74。
陳滿銘 (2000.9),〈談蘇東坡的幾首清峻詞〉,《國文天地》16:4,頁 93-100。
鄭 琳 (1994.7),〈從蘇東坡的禪心來參讀其在赤壁賦的悟境〉,《文學與佛學關係》(佛教與文學研討會),台北:學生書局,頁 75-103。